# 真誥/卷0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 ◄

真誥
卷十一

► 卷十二

## ◯稽神樞第一

金陵者，洞虛之膏腴，句曲之地肺也，履之者萬萬，知之者無一（保命君　受作此言。按此應在乙丑年六月已前，甲子歲中事，始論此山受福之端也。其地肥良，故曰膏腴。水至則浮，故曰地箋，歷世遊踐，莫有知其處者）。句曲山源曲而有所容，故號為句容里。過江一百五十里，訪索即得（凡此後紫書大字者，並《茅三君傳》所記也。《傳》既以寶秘，見之者稀。今謹抄取說山事，共相證顯。按山形宛曲，東西回，故曰句曲。從山嶺分界，西及北屬句容，東及南屬延陵。句容既立為縣，故其裏不復存。昔時應在述墟左右耳。今山去石頭江水步道一百五六十里）。江水之東，金陵之左右間小澤，澤東有句曲之山是也（此蓋呼秣陵之金陵，非地箋之金陵矣。小澤即謂今赤山湖也。從江水直對望山，東西左右，正自如此也）。此山洞虛內觀，內有靈府，洞庭四開，穴岫長連，古人謂為金壇之虛台，天後之便闕，清虛之東窗，林屋之隔遝。眾洞相通，陰路所適，七途九源，四方交達，真洞仙館也（此論洞天中諸所通達，天後者林屋洞中之真君，位在太湖苞山下，龍威丈人所入得《靈寶五符》處也。清虛是王屋洞天名，言華陽與此並相貫通也）山形似已，故以句曲為名焉。（今登中茅玄嶺，前後望諸峰壟，盤紆曲轉，以大茅為首，東行北轉，又折西行北轉，又折東北行至大橫，反覆南北，狀如左書「已」字之形）

金陵者，兵水不能加，災癘所不犯，《河圖中要元篇》第四十四卷云：句金之壇，其間有陵，兵病不往，洪波不登，正此之福地也。爾心悟焉，是汝之幸，復識此悟從誰所感

發耶（此《河圖》者，舜禹所受，及洛書之屬，今猶有四十餘卷存。此語亦是示長史，言相感悟，乃從楊君宣說，吾之所啟發矣）？句曲山其間有金陵之地，地方三十七八頃，是金陵之地胏也。土良而井水甜美，居其地，必得度世見太平。《河圖內元經》曰：「乃地胏土良水清。句曲之山，金壇之陵，可以度世，上升曲城。」又《河書中篇》曰：「句金之山，其間有陵，兵病不往，洪波不登，此之謂也（後所稱《河圖》即是前《要元篇》語，雖山壇字異，其理猶同。此蓋指論金陵地箋一片地能如此耳。其餘處未必有所免辟耳）。」金陵古名之為伏龍之地，河圖逆察，故書記運會之時，方來之定名耳。至於金陵之號，已二百餘年矣。（尋金陵之號，起自楚時，至秦皇過江厭氣，乃改為秣陵。漢來縣舊治小丹陽，今猶呼為故治也。晉太康三年，割淮水之南屬之。義熙九年，移治闕場。元熙元年，徙還今處，此是江東之金陵耳。傳所言二百餘年者，是吳孫權使人采金，屯居伏龍山，因名金陵，自然響會，所以歎《河圖》之逆兆也）

句曲山秦時名為句金之壇，以洞天內有金壇百丈，因以致名也。外又有積金山，亦因積金為壇號矣。周時名其源澤為曲水之穴。按山形曲折，後人合為句曲之山。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，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山。三君往曾各乘一白鵠，各集山之三處，時人互有見者，是以發於歌謠，乃復因鵠集之處，分句曲之山為大茅君、中茅君、小茅君三山焉。總而言之，盡是句曲之一山耳，無異名也。三茅山隱褷相屬，皆句曲山一名耳。時人因事而諭，今故有枝條數十作別名，舊不爾也（今以在南最高者為大茅山，中央有三峰，連岑鼎立，以近後最高者為中茅山，近北一岑孤峰，上有聚石者為小茅山，大茅中茅間名長阿，東出通延陵句曲，阿西出通句容湖，就以為連石，積金山馬嶺相帶，狀如埭形。其中茅、小茅間名小阿，東西出亦如此。有一小馬嶺相連，自小茅山後去，便有雷平、燕口、方嵎、大橫、良常諸山，靡璟相屬，垂至破罡瀆，自大茅南復有韭山、竹吳山、方山，從此疊障，達於吳興諸山，至於羅浮，窮於南海也）。山生黃金，漢靈帝時，詔敕郡縣，采句曲之金，以充武庫。逮孫權時，又遣宿衛人采金常輸官，兵帥百家，遂屯居伏龍之地，因改為金陵之墟名也。《河圖》已得之於昔，可謂絕妙。（今大茅山南猶有數深坑大坎，相傳呼之為金井，當是孫權時所鑿掘也。今此山近東諸處，碎石往往皆有金砂雲，兵帥仍屯居伏龍，今則無復有，唯小近西有述墟。昔乃名術氵虛，今是良民，述墟前十數里，大茅有吳墟村，以號而言，乃欲相似，而復不關金陵。長史宅西北，近長隱小岡下，乃時有故破瓦器焦赤土甚多，疑是人居處。既經耕墾，基域不復存，而了無井，亦恐如長史井堙沒耳。又小茅、大橫不見采金處，大茅金井，若是復不應頓如此遠居，二三疑昧）

金陵之土，似北邙及北穀關，土堅實而宜禾穀，掘其間作井，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。

是清源幽瀾，洞泉遠沽耳。水色白，都不學道，居其土，飲其水，亦令人壽考也。是金津潤液之所溉耶。子其秘之，吾有傳紀，具載其事，行當相示（定錄君受作，密令示許侯。北邙山在洛陽北數里，北穀關即孟津關也。土色黃黑而肥腴，鳳門即長安北門也。今所擬金陵地，並無土種植及住止鑿井者，乃是無知察，亦為真靈愛護，不使輕得居焉。吾有傳紀者，即是《三茅傳》也。按長史甲子年書雲，未見《傳記》，則蒨此書時，或在癸亥年中也。《傳》中亦稱良土甘美，居之度世，故因此而顯言也）。地處少少耳，隱略十餘頃許，高而平者六七頃也。既知其要，睹其形勢，便朗朗也，故不曲示耳。（保命君告。按《傳》中云：金陵之地方三十七八頃，恐是其大垠所至，至於實錄，正當十餘頃耳。高平者，是可住處也。會登其地，依說觀望，自可領略，粗知其處。若為仙真度世及種民者，無患不自然得至。苟其非分，徒攜手築室，必當諸方不立，趣使移去耳。悠悠凡猥，勿承此強欲居之）。

金陵之左右，汧谷溪源，陵之左有山也，右有源汧名柳谷。陵之西有源汧名陽谷。《名山內經福地志》曰：伏龍之地，在柳谷之西，金壇之右，可以高棲，正金陵之福地也（按今呼為柳谷汧者，其源出小茅後田公泉，而西南流至述墟首，入大汧陽穀汧者。今無復其名，而長隱山岡後有小汧，西流南折，亦會述墟首。又父老云：陽谷汧源乃出中茅前大茅後，數川注合為一汧，出山直西行北轉，亦會大汧，論兩汧相交之內，即是此地，大略東西，不得極正，故兼以左右為言。但今之所云二谷，不知即是昔號不。雖有耆相承，傳譯漸失，兼汧源回異，不必可指的為據也）。

上古名此山為崗山，《孔子福地記》云：崗山之間有伏龍之鄉，可以避水辟病長生，本所以名為崗者，亦金壇之質也。是以百代百易，非復本名，良可歎也（按今小茅東北一長大山名大橫山，雲本名鬱崗山，山即在今所謂伏龍之東。世又呼伏龍地為死蛇崗，亦粗有仿佛。又見其長而高益，呼為長隱，隱音於覲切，其言可隱障也。此崗山雖多細石，亦可居耳。近東南取長史宅，至雷平間，甚有可住處。義興蔣員芻等，今並立田舍於崗下，近去長史宅四五里）。越桐柏之金庭，吳句曲之金陵，養真之福境，成神之靈墟也。五倍堯水東海傾，人盡病死，武安兵其如予何？由我帶近洞台之幽門，恃此而仿佯耳（右弼王王真人蒨，令密示許侯。此即桐柏帝晨所說言吳越之境，唯此兩金最為福地者也。武安者，秦將白起擊趙於長平，一日坑殺四十萬人，古來兵傷莫復酷此，故別引之為喻，斯蓋所謂兵病不往，洪波不登矣。既帶近洞天，神真限衛，故能令三災不幹，右前來至。此五條楊書）。

大天之內，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，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，周回一百五十里，名曰金壇

華陽之天（傳中所載，至第十天，並及酆都五嶽，八海神仙，遠方夷狄之洞，既非此限，並不獲疏出）。洞墟四郭，上下皆石也，上平處在土下，正當十三四里而出上地耳（此當是至太山頂為言也）。東西四十五里，南北三十五里，正方平，其內虛空之處一百七十丈，下處一百丈，下芃猶有原阜壟偃，上蓋正平也（向雲高處一百七十丈，下處一百丈，則是中央高，四邊漸下。今雲上蓋正平，是言其質平無凹凸處耳。非直去如板也，亦可是登隴阜之上，則於天為下耳）。其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，照此空內，明並日月矣。陰暉主夜，日精主晝，形如日月之圓，飛在玄空之中（按諸洞天日月，皆各有此名，亦小小不同，蓋猶是大天日月，分精照之。既雲晝夜，便有出沒，亦當與今日月同其明晦。今大天崖畔，了不得窮，此小天邊際，殆可捫睹。日月出入，則應有限。當是忽然起滅，不由孔穴，但未知其形，若大小耳）。

句曲之洞宮有五門，南兩便門，東西便門，北大便門，凡合五便門也（今山南大洞即是南面之西便門，東門似在柏枝隴中，北良常洞即是北大便門，而東西並不顯。中君告云：東便門在中茅東小茅阿口。從此入至洞天最近，而外口甚小。又以石塞之，事具在後，則西便門亦當如此，正應在今所呼作石墳處也。柏枝乃有兩三洞口，恐真門外亦不開，此三門精齋尋之，自可見爾。今南便門外，雖大開而內已被塞，當緣穢勣多故也。北大洞猶有鬼神去來，而真仙人出入，都不由五門，皆紆爾無間。設此門者。為示是山洞體製，或外人應入故耳）。

虛空之內，皆有石階，曲出以承門口，令得往來上下也。人卒行出入者，都不覺是洞天之中，故自謂是外之道路也。日月之光，既自不異，草木水澤，又與外無別。飛鳥交橫，風雲蓊鬱，亦不知所以疑之矣。所謂洞天神宮，靈妙無方，不可得而議，不可得而罔也（世人采藥，往往誤入諸洞中，皆如此。不便疑異之，而未聞得入華陽中，如左元放之徒，是所不論。然得入者，雖出亦恐不肯復說之耳）。

句曲洞天，東通林屋，北通岱宗，西通峨嵋，南通羅浮，皆大道也。其間有小徑雜路，阡陌抄會，非一處也。漢建安之中，左元放聞傳者云：江東有此神山，故度江尋之，遂齋戒三月乃登山，乃得其門，入洞虛，造陰宮，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。元放周旋洞宮之內經年，宮室結構，方圓整肅，甚惋懼也。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？神靈往來，相推校生死，如地上之官家矣（今按地域方面，則林屋在東南，羅浮在西南，惟岱宗峨嵋得正耳。直道亦當五六千里，此路至潁川間，便應徑通王屋清虛天也。元放當是為魏武所逼後仍來，後真蒨乃云：清齋五年，然後乃得深進內外宮耳。三種芝恐是下品者也）。

良常北垂洞宮口，直山領，南行二百步，有秦始皇埋藏白璧兩雙，入地七尺，上有小磐石在嶺上，以覆坎處，李斯刻書璧，其文曰：始皇聖德，章平山河，巡狩蒼川，勒銘素璧。若掘即可得，始皇所履山川，皆祀以玉璧，不但句曲而已（從此後，墨書皆定錄真君蒨以告長史。掾寫本前紙所失，恐非起端語。尋埋璧時，在三茅得道之前，而後乃具見如此。明真人無所隔蔽矣。按傳所稱，即是登山時，但雲一雙為異，或應二字。雙璧之書，亦如禹山所刻作篆跡也。今尋檢其處，亦可見石蓋，亦殊自不小也）。

茅山北垂洞口，一山名良常山，本亦句曲相連，都一名耳。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，始皇出遊，十一月行至雲夢，祠虞舜於九疑，浮江下，觀藉柯，度梅渚，過丹陽，至錢塘，臨浙江，水波惡，乃至西百二十里，從峽中度，上會稽，祭夏禹，望於南海，而立石刻，頌秦德於會稽山，李斯請書而還。過諸山川，遂登句曲北垂山，埋白璧一雙。於是會群官，饗從駕。始皇歎曰：「巡狩之樂，莫過於山海。自今已往，良為常也。」爾乃群臣並稱壽，喚曰：「良為常矣。」又鳴大鼓，擊大鍾，萬聲齊唱，洞駭山澤，讚樂吉兆，大小咸善，乃改句曲北垂曰良常之山也。良常之意，從此而名（檢外書，始皇三十七年正月，出遊雲夢丹陽，浙江、上會稽祭夏禹，望南海，刻石紀功，還。過吳，渡江來，並北海，至琅玡，至平原，得病。七月丙寅，崩於沙丘，九月葬驪山。如此之時，皆未有瀆，即是從延陵步道，上取句容江來路仍過停饗設耳。非必故詣句曲，所以止住山北邊下處，遂不進前嶺。且於時亦未驗此山之靈奇，祀璧之意者，為通是望山設，所以中君云：所履山川，皆祀以玉璧也。夫號從主人，名由地表，小君以漢成帝時蒨紫書雲，治於良常北洞，蓋內因此成稱也。又檢始皇崩，不發喪令，車載鮑魚以亂，此應夏月中，如外書所說相似。今依傳言，乃是三十六年十月建亥之月，為秦正月，為出遊，是至雲夢耳。不爾則是三十八年秋崩也，未作秦曆，不能得定癸丑是何月中比？別更詳正之）。

王莽地皇三年七月戊申（此七月二十四日也），遣使者章邕齎黃金百鎰，銅鍾五枚，贈之於句曲三仙君（王莽製金為貨名鎰，形如錢，無孔，重一兩，直錢一千，百鎰，則百兩也）。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（此三月二十四日也），遣使者吳倫齎金五十斤，獻之於三君，今並埋在小茅山上獨高處，坎上有聚石，入地三四尺也（此則今小茅山積石上最高處是也。此二事不顯真蒨中）。漢明帝永平二年，詔敕郡縣，修守丹陽句曲真人之廟（按三君初得道，乘白鵠，在山頭時，諸村邑人互見，兼祈禱靈驗，因共立廟於山東，號曰白鵠廟。每饗祀之時，或聞言語，或見白鵠在帳中，或聞伎樂聲，於是競各供侍。此廟今猶在山東平阿村中。有女子姓尹為祝。逮山西諸村，各各造廟，大茅西為吳墟廟，中茅後山上為述墟廟，並歲事鼓舞，同乎血祀，蓋已為西明所司，非復真仙僚屬矣）。

中茅山玄嶺獨高處，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六千斤於此山，深二丈許，坎上四面有小盤石鎮其上，其山左右，當泉水下流，水皆小赤色，飲之益人。此山下左右，亦有小平處，可堪靜舍。左元放時，就司命乞丹砂，得十二斤耳（今此嶺前後甚多大石，而山上左右無正流水，東南近下有一長澗，西南近下亦有小水，度嶺南隱居住處，近山上有湧泉，冬夏無窮，而水色不甚覺赤耳。平處可住，東西唯當近澗左右為好。左氏乞丹砂，當是入洞時所請，以合爐火九華丹，右楊書）。

大茅山、中茅山相連，長阿中有連石，古時名為積金山。此山中甚多金物，其處宜人住，可索有水處，為屋室靜舍乃佳。此數處亦任意耳，快可合丹，以修上道。中茅之前，大茅之後，下麓長澗，東西亦出山外對館（此即隱居今所住東面一橫壟也。此壟純絕石，石形甚瑰奇，多穿穴側傍，盤紆下深，乃有無底處。屢投脆物，在中間玲玲之響久之，此雲多金物，亦當是久來真仙所投也。西南有大石壁，聳而坼開，內有洞入數丈漸峽小，不復容人，乃颯颯有風。外數步便有一湧泉，冬夏清流，即下解所資，近外澗口。又有一湧泉，水勢乃駛上者，冬溫而夏冷，今正對邏前小近下。復有一穴，湧泉特奇，大水大旱，未嘗增減，色小白而甘美柔弱，灌注無窮，但恨在山西，自不得東流耳。亦別開決作東流用之，又渡此嶺東南有一石穴水，東流極好，其處隱障，甚可合丹，即後所雲菌山之前也。正患去徑路近，車聲人響，殆欲相聞。今若斷此路，不復聽車聲人行，便是第一處。方當思為其宜，茅山住止，惟有隱居今所住及南洞口長史宅處乃極好，所恨迴曠。且此一山通無虺蝮毒螫。時有青蛇，都不犯物，虎亦甚少，自古來未聞害人。山居不問道俗，皆少溫病，山德寬容，不到險阻，但恨無青林，冬夏常鬱如東間諸山耳。自隱居住來，幹養成秀。於形望大好，山出好術並雜藥，絕宜松柏，而本無人植，不容自生。今亦分布，歲種之耳）。

茅山天市壇，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，去壇左右二丈許，入地九尺耳。昔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颯飛輪之車，通按行有洞天之山，曾來於此山上矣。其山左右有泉水，皆金玉之津氣，可索其有小安處為靜舍乃佳。若飲此水，甚便益人精，可合丹。天市之壇石，正當洞天之中央，玄窗之上也。此石是安息國天市山石也，所以名之為天市盤石也。玄帝時，召四海神，使運此盤石於洞天之上耳，非但句曲而已。仙人市壇之下，洞宮之中央窗上也。句曲山腹內虛空，謂之洞台仙府也。玄帝時，召四海神，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璞石，以填洞天之中央，玄窗之上也。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颯飛輪之車，通按行有洞台之山，皆埋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於市石左右四面，以鎮陰宮之嶺。諸有洞天皆爾，不但句曲而已。邑人呼天市盤石為仙人市壇，是其欲少有仿佛而不了了也。青童颯輪之跡，今故分明（句曲之山，諸記說今悉分明，唯天市壇石，未知的何所在，以論跡而言，隱

量正應大茅左右，而踐行不見其異處。或恐為土木蕪沒，所不論耳。按保命趙承每登壇長嘯，風雲立至，此則不應在小處，長見雲氣出入，恒先起大茅北陰。此或當高而陰故也。夫真人常禦九龍，左驂名飆，右服名惣，既履山頂，故指乘其右驂。今大茅嶺上，向東行有路，傍山平治，狀如人功，足通軌轍，相傳皆呼此為飆輪跡，乃無埋沒。石壇既未顯，金寶亦難測所埋。又疑洞天中央玄窗之上，不應乃近南門，復恐在中茅間。邑人耆老，亦不復知仙人市壇處。自隱居來此山七八年，尚未得窮歷踐行，而況悠悠之徒，令其究竟之耶。所以來得遍履者，患於無良侶可同，登陟之艱，獨行又覺踽踽，是以遂爾淹稽，常所恥恨。比日方負杖孤遊，庶當委曲所聞所見耳）。

中茅山東有小穴，穴口才如狗竇，劣容人入耳，愈入愈闊。外以盤石掩塞穴口，餘小穿如杯大，使山靈守衛之。此盤石亦時開發耳，謂之陰宮之阿門，子勤齋戒尋之，得從此入，易於良常洞口。其中多沙路曲僻，經水處不大便易，又道路遠，不如小阿穴口，直下三四里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，入此穴口二百步，便朗然如晝日（此即洞天東門也。隱量乃可知處，自未敢輕索入耳。前傳云：洞宮出土上計十三四里許，今此雲三四里便至掖門者，是近山下已薄，而門勢又未平。計入門復應向下數里，乃得至宮耳。入口便明者，此為內光出照，不必關外日者也）。

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，相似如一，謂之南便門，亦以石填穴口，但精齋向心於司命。又常以二日登山，延迎請祝，自然得見吾也。誠之至矣，陰宮何足不觀乎？左慈復何人耶（此即南面之東便門，應在柏枝緌石穴中，此緌小穴甚多，難卒分別，必須精感得開，乃可議入。雲二日者，謂十二月二日，依傳說年有兩日，恐三月十八日，喧嘩雜鬧，非專請之宜故也。左慈以成仙人，質見易於俗，所以三月清齋，便得入洞。長史雖挺分高邈，而形識猶昧，豈可相比？此語是欲相獎勵耳。長史後答亦作此意，仰酬之也）？

三月十八日、十二月二日，東卿司命君，是其日上要總真王君太虛真人，東海青童合會於句曲之山，遊看洞室。好道者欲求神仙，宜預齋戒，待此日，登山請乞，篤誌心誠者，三君自即見之，抽引令前，授以要道，以入洞門。辟兵水之災，見太平聖君（按中君書云：常以二日登山，延迎請祝，即請十二月二日，不見道三月十八日者，屢有正月中耳。今臘月二日多寒雪，遠近略無來者，唯三月十八日，輒公私雲集，車有數百乘，人將四五千，道俗男女，狀如都市之眾看人，唯共登山作《靈寶》唱讚，事訖便散，豈復有深誠密契，願睹神真者乎？縱時有至誠一兩人，復患此喧穢，終不能得專心自達，如此抽引乞恩，無因得果矣。唯隱居所住中岩，禁斷清年，得無遊雜，既去洞隔嶺，人自不知至於此也）。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處，是司命往時別宅處也，亦可合丹（司命初過江，

立宅於此，以自蕩滌，質對神鬼。今按垂之為言，如是邊際，此正應在長史宅。後大橫之西，今父老相傳言，如是邊際，此正應在長史宅後大橫之西，今父老相傳，乃言大茅之西，北平地棠梨樹間名下薄處，言是司命君故宅，耕墾至肥良，多見磚瓦故物，似經住止處，亦驗烈不可穢犯。君此審是，則宜言中茅之西，不應遠舉良常。大都真人語自不正的，遇所引處便言耳。昔時山下遠近諸處，長林榛拽，遮天蔽日，無處不可隱密，即今斫伐耕稼，四通九達，山中亦皆顯露，時移事異，不復可準。乃言未久，如此正復五六十年來漸劇耳）。

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，其間當有累石如灶形，灶間或有寄生樹，樹如曲蓋形。此處至好，但恨淺耳，雖爾自足（此處今亦存，但無復有寄生曲樹耳，亦帶北洞流水，其左右並近大路，所以言淺，即今凋迴無復可往也）。洞口西北有一地，地小危不安，要自足立外靜舍也（今此中以去多荒蕪，漸近村埭，並不足復居。昔時言去縣小近，往來為易。又近洞口，所以屢及之耳。外靜舍當以俟遊賓從憩止，非自往修行之所，益知是欲相近之意也。顧居士所撰本，此中向近所泬精舍地一篇，今視掾書者，不以相次，乃別出在長史所營宅前耳。此後長史答書，道西北地危，仍次菌山，不酬金鄉至室語，明知本別蒨之也）。

句曲之山有名菌山，此山至佳，亦有金，乃可往采，入土不過一二尺耳。吾昔臨去時，曾埋金於此，欲服金者可往取，但當不中以營私累耳（今人不復識呼菌山者，尋此山形當如菌孤立，亦或是困蒼之困，形如囷也。按大茅後長阿，積金東凹地，有一山子獨秀，如博山爐，且又近積金山，恐此或當是，即今多石及樹木。但金之所在，指一兩處，亦難可尋索。唯啟乞垂賜，所不論耳。意欲營轉煉之事，亦指此山前臨長澗東流水，至幽隱，有形勢，若基構有期，當更宣述耳）。

大茅山有玄帝時銅（古「鼎」字），鼎可容四五斛許。偃刻甚精好，在山獨高處，入土八尺許。上有盤石掩鼎上，玄帝時命東海神，使埋藏於此（此亦當是移安息石時所埋也。今最高處乃多石。每吉日，遠近道士咸登上，燒香禮拜，無復草木，累石為小壇。昔經有小瓦屋，為風所倒。尋古來帝王並重鼎器者，以其兩鉉法日月，三足法三才，能烹飪熟成萬物，兼自能輕重，神變隱顯故也。中君後答云：鑄羽山之銅以作之。諸有洞天之山皆爾）。

大茅山下亦有泉水，其下可立靜舍，近水口處乃佳，當小危不安耳（今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，小出下便平，比世有來居之者，唯宋初有女道士徐漂女，為廣州刺史陸徽

所供養，在洞口前住積年亡。女弟子姓宋，為人高潔，物莫能幹，年老而亡，仍葬山南。宋女弟子姓潘又襲住，於今尚在。元徽中有數男人，復來其前而居。至齊初，乃敕句容人王文清仍此立館，號為崇元，開置堂宇廂廊，殊為方副。常有七八道士，皆資俸力。自二十許年，遠近男女，互來依約，周流數里，廨舍十餘坊，而學上道者甚寡，不過修靈寶齋及章符而已。近有一女人來洞口住，勤於灑掃，自稱洞吏，頗作巫師占卜，多雜浮假，此例亦處處有之。大茅東西亦有澗水，有晉末得道者任敦住處，合藥灶窴猶存。今有薛彪數人居之，又有朱法永近小山上，快矚眺而乏水）。

良常山對穴口東視小山之嶺，其上有埋銅數千斤，以盤石填其上。漢時其山下有屈氏，家大富，財有巨億，埋銅器於此，於今在也。亦有錢，錢在西北小山上向也（今此山具存，無知其錢銅處。縱有仿佛，亦不識。尋視此山明，地高下巉澗，不似經墟村住處，恐歲代久遠，勢跡乖異故也）。曾得往年三月一日、八月八日二書（此乙丑所受，則長史往年書是甲子年中。按答云：直置書於述墟朱家靜中，則非因華僑楊君送之也）。

三月一日書云：今當墾赤石田，日為往來之階，亦竟不就事也。復云：豈可遐棄坐觀存沒哉。此道自決求真之精誠也，心不在我，不可責人，使必成之也（赤石田，今中茅西十許里有大塘食澗水，久廢不修。隱居今更築治為田十餘頃，長史昔意欲避形跡，因作田之階，得數處望靈山，而遇旱塘壞，竟不果，所以此書譏之耳）。都不齋而有書雲齋戒也（此亦有答，明辭奏不可輕妄，動靜必皆聞徹矣）。

八月八日書：雲謹操身詣大茅之端，乞特見采錄，使目接溫顏，耳聆玉音。此語為求道之甚急也。得近書，具至心，可勤道獎誌也。司命君自在東宮，又書不應總合，德有輕重之故也（司命常住大霍之赤城，此間唯有府曹耳。具位有高卑，故不宜共作辭啟。二君雖同居華陽，而官府各異，不得同紙。凡書奏不如口啟，於此可具鑒其儀格耳）。吾等已自相知之，厚薄書疏，亦甚為班班，欲停之如何（此是長史輕脫置書於他家靜中而去，恐方將人到，又致漏泄真靈慎密，故有此語，欲戒試其心事耳。長史後答此言，亦殆為巧便）？此書疏慎示俗人，脫有見者，掘壞靈山，爾之罪大也（恐俗人貪狡之徒，知此金寶處，堪能鑿掘，則事由宣泄。此罪真為不輕，非但爾時教戒，亦傳貽無窮，將來諸子，咸共秘之）。

右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，說句曲山事訖。此長史前書無本出，今唯有後答，亦隨條奉酬次第如左。右從前良常來，凡二十一條，並有掾寫。

昔年十餘歲時述虛（此乃應是「墟」字，而由來皆作「虛」字，即今之山西村名也），閑耆宿有見語茅山上，故昔有仙人乃有市處，早已徙去。後見包公問動靜，此君見答，今故在此山，非為徙去，此山洞庭之西門，通太湖苞山中，所以仙人在中住也。唯說中仙君一人字，不言有兄弟三人，不分別長少，不道司命君尊遠別治東宮，未見傳記，乃知高卑有差降，班次有等級耳。輒敬承誨命，於此而改（此長史又更答書，雲今有所起草存，故得撰錄，而前紙斷失，亦非起端語也。包公是鮑靚，句容人，悉呼作包也。答書時已是蒙示傳記，是乙丑年初矣）。告小阿口直下三四里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，入此穴口二百步，便朗然如晝日，不審此洞天之別光，為引太陽之光以映穴中耶？此洞天中官府曠大，雲宮室數百間屋，官屬正二仙君，兄弟復有他仙官，男女凡有幾許人為直，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？宮室與洞庭苞山相連不？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，曾得入此宮不？二人為未得登舉作地下主者耶？治在何處？愚昧冒啟，懼有幹忤（包公及妹事，前中君書無有，當復是別　受。今更重問，並洞中事，定錄又答有後也）。市山之盤石市名之存，由於此也。今之孜孜誌慕於道無心，金玉尊靈所置，唯助令彌密耳。豈有掘犯理耶？此故為未之照察也，山左右泉水，金玉津液，其地亦可立靜舍合丹，輒當以為意（此上答天市泉水可住事，而竟無所立也）。不審玄帝是何世耶？後生蒙蒙，多所不及，願告（顓臾水王，故號玄帝。外書亦爾。長史脫致疑問耳。此條復有答，在後）。告中茅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，入道差易，後當以漸齋修而尋求之，靈宗垂念，便以為造金門而登玉房也。但存遲速之間，不敢悒遲（有如此教示，而不速求遊辟，一何可恨，所以眾靈每勤勤引勸）。告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，相似如一，謂之南便門，欣見啟悟，喜稟德音，精誠注向，沐浴自新。既聞吉日，至時密造區區之誠，靈實鑒照（此道南面之東門，與小阿東門相似者）。告左慈復何人也？此見獎勖之言，恩念下逮，益令欣慕（傳上亦載此事）。告良常西南垂有可住處，是司命君往時別宅，亦可合丹。穆自見傳記，鄙心竊誌，欲尋司命君往昔之舊宇，高棲之所托，患未能審知耳。今輒當隱量求處，臨時告悟（傳上亦載此事，基陸湮沒，難可必審，故更乞告示也）。告良常東南又有可住，處累石如灶，寄生樹如曲蓋，為誌往當尋其所告，洞口西北有一地，地小危不安，可立外靜舍。愚意本自欲立內外靜舍，輒當疇量在宜（亦不聞立此外靜事，而今有一累石壇，歷然相傳，乃言掾於此壇化遁也。每往拜視，輒感歎纏心）。告菌山至佳，司命臨去，埋金於此，欲服金者可取。且竊有合金液意，今未敢議，此若山居，積年修學，日進後而事可得密者，臨時啟質（中君書云：吾昔臨去埋金，不道司命長史，此答誤耳）。告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在山獨高處，入土八尺許，此帝王之所。

器疏示後生，益增稟厲，承下亦可以立靜舍，感備告悟告。昔屈氏埋銅及錢，此通非所擬向也。聞此遠事，世代變易，能不悲歎。昔初拜八月八日書，已操身至述虛（此猶是

前村），徐泛家尋家信見報云：得應言，未可登山，便承此而歸，直致此書於朱家靜中耳。愚心鄙近，亦以肉人穢濁，精誠不懇，無能上達，不悟已暢高聽，得蒙省察，辭與事違，悚息而已（長史玄挺動靜，聞徹屑辭，所向便已關奏蒙報，或是得楊君所傳者。徐泛家今猶存後，所雲徐偶即應是，汎後所以知井宅處，亦云其祖曾為長史門生也）。昔占赤石田，利近山下，為往來之階。此乃丹誠，尋遇天旱，佃不收，塘壞。穆尋見用出，此事力未展，非為息懷。今方居山下，故當修懇，以此去洞口遠，故不欲安耳（此田既在大茅中茅之西，去大山近，瞻仰禮拜乃佳，而言去洞口遠，當是道去北洞口遠耳。此田雖食澗，水旱時微少塘又難立，不知後當遂墾之不？今塘尚決，補築當用數百夫，則可溉田十許頃。隱居館中門人亦於此隨水播植，常願修復此塘，以追遠跡，兼為百姓之惠也）。

告書疏班班，欲停之如何？凡書疏之興，所以運達意旨，既蒙眷逮，親奉覲對，司命君二仙靈顏，則天啟其願，沐浴聖恩，豈復煩書疏耶？所謂得魚而忘筌也（此蓋不欲停之辭，故引以回見，於理極好）。不審左公今何在？又有葛孝先亦言得道，今在何處，肉人喁喁，為欲知之（葛既鄉人，所以及問，此條亦有答在後）。

右長史答書訖，此並是自起，本多黵治，用白箋，次第如此（歲乙丑，此一行本題紙背）。